

## 周天子的剑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3381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33817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剑灵!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周天子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双性殷郊暗示/描写</a> , <a href="#">不知道有没有后续总之先标个未完待续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2 Words: 2,939 Chapters: 1/2

## 周天子的剑

by [MeCreator](#)

### Summary

熟悉周天子的人都知道，他有一把爱不释手的剑

### Notes

有双杏郊暗示/描写，标题看似纯洁但内容是非常三俗的涩擎文学！小孩子别看！刻意把说话腔调写得有些“文绉绉”的，是作者的奇怪xp

设定：每天爱抚鬼侯剑的恶趣味周天子x每天都被摸遍全身但仍以为“是好兄弟一枚呀”的剑灵殷郊

殷郊从未封神，而是在被鬼侯剑斩下头颅后与鬼侯剑合为一体，化为剑灵，以鬼侯剑的身份助姬发克殷，并最终杀掉了殷寿（这也算死于至亲之手了吧）。周王朝建立后，姬发才从姜子牙口中得知此事。

另：剑认主后，除非其主大逆不道行天谴之事，否则剑灵就无法违背其意志

熟悉周天子的人都知道，他有一把爱不释手的剑。

鬼侯剑，前朝殷太子的遗物，在朝歌事变中被当时还是质子的周天子得到，从此伴随他南征北战数年，日夜傍身，不曾有一刻分离。

有人猜测，这把鬼侯剑象征着王上从暴虐的帝辛手中夺回天下江山的决心；有人认为，这把鬼侯剑象征着对前殷王朝的征服，是前殷太子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证明；只有熟悉一部分

内情的人才知道，这把剑寄托着天子的哀思，毕竟他曾与那位殷太子交情匪浅，是八年的挚友。

不过眼下，外人怎么想和周天子没有半分关系。

他只是在临睡前，数年如一日地将鬼侯剑打磨锋利，然后用布满老茧的指腹温柔地抚摸鬼侯剑的剑身。

鬼侯剑的剑身颇长，在多年的打磨下不见半点划痕，通体皎如新雪，映出寝殿内摇曳的烛火。

周天子垂下眼帘，仔仔细细地用双手将鬼侯剑抚过一遍，温热的体温和冰冷寒彻的剑身相接触，仿佛令这并无灵魂的死物也有了些许的温度，在他的指腹下发出低低的嗡鸣。

他目光缱绻，低声呢喃道：“殷郊……”

新王日渐沉稳的眉眼倒映在剑身上，呼出的水汽在冰冷的金属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水雾。

若有旁人在此，听见周天子唤前朝罪殷太子的名讳，定然要大为骇然了。但周天子只是以掌抚剑，轻柔地像是抚摸情人的长发。

恰逢此时，有内侍在殿外轻唤王上，提醒他是时候沐浴更衣了。于是周天子最后用手掌将鬼侯剑的剑身自上而下抚过一遍，将鬼侯剑入鞘，妥善放置在榻上，这才应了声，整顿衣冠向门外走去。

殿门合拢轻扣，殿室内空无一人。

又过了少许时间，原本躺放在周天子卧榻上的鬼侯剑低低嗡鸣，微光闪烁间，宝剑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容貌陌生的男子，竟是话本中才有的妖物化人情形。

这鬼侯剑所化的男子身量与周天子相仿，全身上下只着一袭轻薄到堪堪蔽体的素白纱衣，衣摆上绣着鬼侯剑鞘上的花纹。他生得高鼻深目，面如冠玉，乌发如瀑，端是一派贵胄的俊俏模样。

男子双眼紧闭，睫毛不断颤抖，闷哼一声便脱力地软倒在榻上。

“姬发……！”他面色酡红，又羞又愤地握拳用力一捶软榻，低吼道。

这妖物竟直呼周天子名讳，话中含怒，又心安理得地占了周天子的床榻，显然已经犯了大不敬之罪。然而此胆大妄为之徒却丝毫不觉，伏在周天子的榻上，全身都在细细地打着颤，汗湿后的素白纱衣紧紧地贴着腰臀，连行动都受到限制。

男子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稍微缓过来些。长舒一口气睁开双眼，黑曜石般的眸子含着水光，愠怒地支起身子，将眼刀刷刷地往周天子榻上扔，仿佛这床榻是他的大仇人一般。

“可恶的姬发……分明之前也就得空才打磨下剑身，从来不会如此、如此频繁地抚剑的！”男子继续口出狂言，言语间对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似乎没有半分尊敬，倒像是含嗔的埋怨，绞紧了汗湿的双腿，怒道：“早来不爱护也就罢了，现在分明战事已歇，再怎么用剑了，却又来装什么疼惜！当真假惺惺！”

他顶着这副脱力的模样，将此刻并不在场的周天子训斥了一顿又一顿，却还是不解气，便赌气似的在床上来回翻滚蹭弄，把通身的薄薄细汗都揩在周天子卧榻名贵的丝绸锦缎上。

这样闹腾过一遍，男子总算不“姬发”长“姬发”短地埋怨了，只愤恨地又捶了捶床榻，正待张口说些什么，殿外却传来人声与脚步声。

这妖物大抵还是怕被周天子察觉，神色一慌，连忙又躺回榻上，摆出最初的姿势，微光一晃而过，又化为了鬼侯剑的模样。

沐浴梳洗后的周天子推门而入，只着中衣，发冠散落，面上带着少许的疲惫。他行至榻前，目光不经意间在似乎比离开前更凌乱些的锦被上停留片刻，掩去嘴角的笑意。

他坐到床榻上拾起鬼侯剑，平放在自己的腿上，又从床头的小几上拿起一罐油，看样子，竟是要给鬼侯剑上油保养了。

鬼侯剑虽为陨铁精钢所制，但多年征战下来，每日见血见水，也得预防锈斑。

出鞘后的剑身在他手下低低地嗡鸣，显然是方才那鬼侯剑所化的妖物在表达不满，但周天子自然是不知情的，他似乎为鬼侯剑的共鸣而感到很是欣喜，认为这是自己与爱剑心意相通，而后者正期待着天子抚剑爱惜呢。

周天子将陶罐中的去锈油倒在掌心捂热，然后便和着油覆上剑身，自下而上一抚，满满一掌油就尽数涂在了鬼侯剑上。另一只持剑柄的手略一翻转，锋利的剑刃避开掌心，来回抚弄摩擦两遍后，整柄剑就已经涂满了油脂；不仅如此，他还用小指尖沾着点精油，将剑柄与剑身相接的角落处也涂了个仔细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便开始用大拇指的指腹打着圈按摩剑身，力求将每一滴油都揉进剑里，以免疏于保养的剑身开裂或生锈。周天子向来爱惜这鬼侯剑，自然样样工作都做得十分认真。

一时间，寝殿里只有皮肤、油脂和精钢接触时黏腻的汩汩水声，以及周天子平稳的呼吸声。

待他好不容易结束第一遍工作，预备着倒第二掌油时，那藏身于鬼侯剑中的男妖终于是忍不住了。

只听鬼侯剑发出一声嗡鸣，微光翕动间，被周天子置于大腿上的鬼侯剑化为了人形，素衣乌发，正是先前那对周天子大不敬的男妖物。

只见这男妖物眼角绯红，气息紊乱，原本就不堪蔽体的衣物更是被褪去大半，露出仿佛浸润着脂油一般的汗湿胸膛。他却丝毫不觉自己的失态，只是含怒跨坐于周天子腿上，双手酸软，抵着后者的肩膀：“姬发！你……适可而止！”

“从前你何时这份闲心！我将鬼侯剑托付于你，你只管拿它杀敌便是，怎的天天做这些、这[那些？这些？太太这里是？]些……”

周天子张了张嘴。

他原本抚按在鬼侯剑上的手因男子化形，此刻只好搭在了男子柔韧的大腿上；似乎是想做什么动作，周天子双腿一动，却正好顶在了男子柔嫩的腿间；顿时，这原本就面色旖旎的男子咬紧了唇发出不堪的哼声，双腿在锦榻上胡乱地蹬了蹬，二人腿股相交处，一小片濡湿在周天子衣物布料上浸润开来。

“姬发！你别乱动！”男子声线含潮，羞斥道。分明是他压住了周天子令其动弹不得，然而这人一双黑曜石般的眸子浸润水光，显得有些愤懑，当真是恶人先告状。

被这突如其来的妖物直呼其名，还颇为冒犯地呵斥，周天子却并未大发雷霆。

恰好相反的是，他的目光直直地盯住了眼前这从自己爱剑中现身的男子，喉结上下滚动，目光破碎而炽热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

半晌，就连那妖异男子原本含羞带愤的目光都软化下来，化为了浅浅的担忧和犹豫，“姬发……？你怎么了？我、我是……”

他支吾了好一会儿，像做错事的孩子那样低下头，又有些迟疑地道：“我是殷郊啊，你难不成不认识我了？我不是妖精，之前我被鬼侯剑斩——”

话中含义，竟然是那据说被鬼侯剑斩下头颅的太子托生于鬼侯剑上，成了如今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

周天子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沙哑的低哼，探手揽过男子脊背，将对方死死按在了自己怀里。

“殷郊。”他埋首在男子浸着薄汗的颈间，再开口时，声音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。

前殷太子迟疑地抬起手，轻抚周天子日益宽阔的脊背，这多年象征着天下黎民百姓信仰所寄的脊背正在他手下微微颤动，孩子似的试图将身体蜷缩起来，躲进自己的怀抱里。

殷颈侧本就全无遮挡，皮肤被武王的头发蹭得发痒，下身相贴处也酥麻难堪，但他此刻却一门心思想着安慰这似乎正垂泪的挚友，就连方才的最后一点怒意也被扔掉了。

他一下一下拍着男人的脊背，嘴里想方设法地说些俏皮话；又用发软的身体努力地将自己与对方贴近，想要提供些许亲切的安慰，他乃鬼侯剑灵化形，肌骨冰寒，周天子比常人略高的体温令他感到一阵阵熨烫。如此不厌其烦地安抚好长时间，周天子才肯偏过头看他——天下共主眼眶与鼻尖均是泛红，眉头紧锁，以带着狠劲儿的倔强目光死死盯着他瞧。

殷郊对其中含义丝毫不觉，只长抒了一口气，终于为自己辩解道：“姬发，你别生气……我非是特意要瞒你，只是不愿使你分心——”

周天子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咕噜，似应非应，保持着双臂锢住对方的动作调整了一下坐姿，呼出的热气扑在前殷太子颈侧，留下小小一片水汽。

殷郊下意识地想躲，但又觉得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又不愿因自己的躲闪动作惹眼前尚且脆弱的挚友多思，只好继续放柔了声音道：“你也莫怪你尚父，是我刻意嘱托他不要告诉……”

素闻这前殷太子生平高洁纯真，了无心计，眼下看来确实如此。

他叫人整个圈在怀里，大腿抵着他那处磨得酸濡难耐，都不知道抽身逃离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殿外的侍从早已被周天子提前屏退，而这殷郊即便是化了剑鬼，却仍对自己的境况丝毫不觉，还忙着千哄万哄，同已经做了王的曾经的挚友说理呢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